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之七十九

宋

哲宗皇帝

元祐七年春三月以程頤直秘閣判西京國子監既而罷之

頤服闋三省擬除館職判檢院宋史職官志登聞檢院諱議大夫掌文武官及士民章奏表疏蘇轍進曰頤入朝恐不肯靜太后納

之遂差管勾崇福宮頤亦懇辭訖不就職范祖禹言頤經術行義天下共知司馬光呂公著豈欺罔者

耶但草茅之人未習朝廷事體則有之率有他故如言者所指哉乞召勸講公自有補聖明不聽

夏四月始備六禮立皇后孟氏洛州人馬軍部虞侯元之孫

帝年益壯太皇太后歷選世家女百餘入宮后年十六太皇太后及太后皆愛之教以女儀至是太皇

太后諭執政曰孟氏女能執婦禮宜正位中宮命學士草制又以近世禮儀簡略詔翰林臺諫給舍與

禮官議冊后六禮以進遂命呂大防兼六禮使韓忠彥充奉迎使蘇頌王巖叟充發冊使蘇轍趙宗景

鍾恭王元僊孫充告期使高密郡王宗晟濮安懿王之子范百祿鎮子功充納成使王存劉奉世字仲馬充納吉使

梁燾鄭雍充納采問名使帝御文德殿冊為皇后太皇太后語帝曰得賢內助非細事也既而歎曰斯

人賢淑惜福薄耳異日國有事變必此人當之

五月王巖叟罷

言者論巖叟抹劉摯為朋黨出知鄭州

連女真部節度使合理博卒金世祖追贈

合理博疾篤呼弟盈格字烏魯完按盈格舊謂曰烏雅舒作烏雅東今按烏雅舒舊柔善若辦集契丹

事阿古達合理博次子阿骨打今改後仿此能之遂卒阿古達母弟蒲拉舒今改後仿此襲為節度使合理博

嚴重多智每戰未嘗被甲襲位之初內外貴叛合理博乃因敗為功變弱為彊遂破和諾克今改隆

官書局石印

克達舊作散達今改後仿此烏春烏木干皆女真部人與合理博相改者按墓業始大初建官屬統諸部其官之

長皆稱貝勒舊金史作勒極烈今改後仿此云

六月以蘇頌為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蘇轍為門下侍郎范百祿為中書侍郎梁燾鄭雍為尚書左右

丞韓忠彥知樞密院事劉奉世簽書院事

秋九月陝西地震

永興軍蘭州鎮戎軍環州地皆震

召蘇軾為兵部尚書兼侍讀

軾自揚州召為兵部尚書兼侍讀尋又遷禮部兼端明侍讀二學士御史董敦逸字夢授吉州永豐人黃慶基言

軾為中書舍人時草呂惠卿制詞指斥先帝其弟轍相為表裏以系朝政呂大防奏曰先帝欲富彊中

國鞭撻四夷而一時羣臣將順太過故事或失當太皇太后與皇帝臨御因民所欲隨事抹改蓋理之

當然比來言官用此以中傷士人兼欲搖動朝廷意極不善轍亦為其兄辨所撰惠卿謫詞其言及先

帝者初非謗誹謂辭中始以帝克之仁姑試伯太后曰先帝追悔往事至於泣下大防曰先帝一時過

舉非其本意太后曰此事官家宜深知於是罷敦逸慶基為湖北福建路轉運判官未幾軾亦罷知定

州

西元八年春三月蘇頌范百祿罷

先是侍御史賈易坐言事出既復監司更赦除知蘇州頌謂易在御史名敢言不宜下遷於蘇前爭之

時殿中侍御史楊畏來之邵字祖德開封咸平人附呂大防蘇轍即劾頌稽留詔命頌遂上章辭位乃罷為觀文

殿學士集禧觀使百祿坐與頌同職事畏等累章劾之遂罷知河中府頌器局開遠以禮法自持為相

職量能挽任杜絕僥倖之原深戒疆場之啓邀功生事論議有未安者毅然力爭之見帝年幼諸臣太

紛紜常曰君長諸臣其咎每大臣奏事但取決于太后帝有言或無對者相頌奏后已必再稟帝帝或

諸臣奏事皆取決太后帝有言或無對者惟蘇頌一人為帝所重則司馬光呂

公著諸臣皆有不得辭其咎者而異日親政大反所為馴致于亂哲宗固失德然其所以致是者亦有由來矣

以宣仁之賢意其彌留之際必深囑大臣公忠體國以輔少主即慮哲宗他日之蔑棄老臣更張新政則當并召哲宗面諭之以防微杜漸之道克全令名斯為合理乃對諸臣丁寧嗚咽勸

夏六月梁燾罷

夏人自得四岩累遣使以地界為言詔二府議燾與同列語不合遂乞去帝不許至是以病罷燾自引致人物為意嘗作騰士錄具載姓名或曰公所植桃李乘時而發但不向人開耳燾笑曰曠出八侍從致仕執政八年之間所識用之不盡負愧多矣帝以燾求去遠近臣密訪人材燾具奏訪人才可大任者陛下當自知之但須識別和正公天下之善惡圖任舊人中堅正純厚有人望者不棄左右好惡之言以移聖意天下幸甚帝然之

秋七月以范純仁為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

純仁入謝太后謂曰或謂卿必先引用王觀彭汝礪卿宜與呂大防一心對曰此二人實有士望臣終不敢保位蔽賢望陛下加察純仁之將召也殿中侍御史楊畏附蘇轍欲相之因與來之邵上疏論純仁不可復相乞進用章惇安燾呂惠卿不報及純仁視事呂大防欲引畏為諫議大夫以自助純仁以畏不端不可用大防曰豈以畏嘗言相公和蘇轍即從旁誦其彈文純仁初不知也已而竟遷畏禮部侍郎

八月京東西河南北淮南水

九月太皇太后高氏崩

太皇太后不豫呂大防范純仁等問疾太皇太后曰試言九年間曾施恩高氏否只為至公一男一女病且死皆不得見言訖泣下又曰老身沒後必多有調戲官家者宜勿聽公等亦宜早退令官家別用一番人乃呼左右賜社飯曰明年社飯時思量老身也尋崩太后聽政召用故老名臣罷廢新法苛政舉邊岩之地以賜西夏於是宇內復安遼主以戒臣下令勿生事於疆場曰南朝盡行仁宗之政矣有司請循天聖故事帝后皆御殿又請受冊寶於文德殿太后曰母后當陽非國家美事况天子正衙豈所當御就崇政足矣臨朝九年朝廷清明華夏綏定力行故事抑絕外家私恩人以為女中堯舜冬十月帝始親政詔內侍劉瑗等復入內給事

太后既崩中外洶洶人懷顧望在位者畏懼莫敢發言翰林學士范祖禹慮小人乘間害政上疏曰陸

以宜早引還是
全為私類不類
其平日之所行
矣諸臣非不明
大義者尚何忍
濫之于人傳之
于後且隱然啟
人以附和之嫌
哉是蓋出于史
家附會之說不
可信也

下方攬庶政延見羣臣此國家隆替之本社稷安危之機生民休戚之端君子小人進退消長之際天
命人心去就離合之時也可不畏哉先后有大功於宗社有大德於生靈九年之間始終如一然羣小
怨恨亦不為少必將以改先帝之政逐先帝之臣為言以事離間不可不察也惟剖析是非深拒邪說
有以奸言惑聽者付之典刑痛懲一人以警羣愚則恬然無事此等既誤先帝又欲誤陛下天下之事
豈堪小人再破壞邪時蘇軾方具疏將諫及見祖禹奏曰經世之文也遂附名同進而毀已草疏入不
報會有旨詔內侍劉瑗等十人復職祖禹又諫曰陛下親政以來未聞訪一賢臣而所召乃先內侍四
海必謂陛下私於近習不可弗聽已而祖禹復請對曰熙寧之初王安石呂惠卿造立新法愚覺祖宗
用兵開邊結怨外夷天下愁苦百姓流徙輸先帝覺悟罷逐兩人而所引羣小已布滿天下不可復去
蔡確連起大獄王韶創取熙寧河章得開五溪沈起擾交管沈括徐禧俞允仲興造西事兵民死傷有
不下二十萬先帝臨朝悼悔謂朝廷不得任其咎以至吳居厚劉定教保甲于京東王子京行茶法
于福建襄周輔行鹽法于江西李規陸師閔行其法以易西居厚劉定教保甲于京東王子京行茶法
比屋思亂賴陛下與先后起而持之天下之民如解倒懸惟是向來所斥逐之人竊伺事變妄意陛下
不以修改法度為是如得至左右必進姦言萬一過聽而復用之臣恐國家自此凌遲不復振矣
周輔字端翁
咸都雙流人

十二月范純仁乞罷政不許

初大皇太后寢疾召純仁曰卿父仲淹可謂忠臣在明肅垂簾時唯勸明肅盡母道明肅上賓唯勸仁
宗盡子道卿當似之純仁泣曰敢不盡忠及帝親政純仁乞避位帝語呂大防曰純仁有時望不宜去
可為朕留之且趣入觀帝問先朝行青苗法如何純仁對曰先帝愛民之意本深但王安石立法過甚
激以賞罰故官吏急切以致民害退而上疏其要以為青苗非所當行之終不免擾民也時羣小力
排宣仁后時事純仁奏曰太皇太后保祐聖躬功烈誠心幽明共鑒議者不恤國是一何薄哉因以仁
宗禁言明肅垂簾時事詔書上之曰望陛下稽微而行以戒薄俗韓忠彥亦言於帝曰昔仁宗始政羣
臣亦多言章獻之非仁宗惡其持情近薄下詔戒飭陛下能法仁祖則善矣帝不納

復章惇呂惠卿官貶樞密都承旨劉安世知成德軍

呂大防為山陵使甫出國門楊畏首叛大防上疏言神宗更立法制以垂萬世乞賜講求以成繼述之道帝即召對詢以先朝故臣孰可召用者畏遂列上章惇安燾呂惠卿鄧潤甫李清臣等行義各加品題且言神宗所以建立法度之意與王安石學術之美乞召章惇為相帝深納之遂復惇惠卿官安世諫以為不可出知成德軍

甲戌紹聖元年是年四月始改元唐書例于正月即書紹聖元年今依之春二月以李清臣為中書侍郎鄧潤甫為尚書左丞

潤甫首陳武王能廣文王之聲成王能嗣武王之道以開紹述故有是命范純仁以時用大臣皆從中出言於帝曰陛下親政之初四方拭目以觀天下治亂實本於此舜舉皋陶湯舉伊尹不仁者遠縱未能如古人亦須極天下之選帝不納

葬宣仁聖烈皇后

三月壬申朔日食

不盡如鉤

呂大防罷

初宣仁后時大防懇乞避位后曰上富於春秋公未可即去少須歲月吾亦就東朝矣及后崩殿中侍御史來之邵逆探時旨首劾大防而大防亦自求去帝亟從之大防立朝挺挺進退百官不可干以私不市恩嫁怨以要譽執政八年終始如一

策進士罷門下侍郎蘇轍

廷試進士李清臣發策意絀元祐之政畧曰今復詞賦之選而士不知勤罷常平之官而農不加富可差可募之說雖而設法病或東或北之論異而河患滋賜士以柔遠也而差夷之患未弭弛利以使民也而商賈之路不通夫可則因否則革惟當之為貴聖人亦何有必焉蘇轍諫曰伏見策題歷詆近歲行事有紹復熙寧元豐之意臣謂先帝設施蓋有百世不可改者元祐以來上下奉行未嘗失墜至於事或失當何世無之父作於前子救於後前後相濟此則聖人之孝也漢武帝外事四夷內興宮室財用匱竭於是修

鄧潤甫首創紹述之說章呂黨人接踵復進專務攻訐司馬光諸人為事甚至發策以此相詆誑試士以此相衡甲乙左袒右袒門戶判然欲望綱紀肅清何可得哉

鹽鐵權酤均輸之政民不堪命幾至大亂昭帝委任霍光罷去煩苛漢室乃定光武顯宗以察為明以識決事上下恐懼人懷不安章帝深鑒其失代之寬厚愷悌之政後世稱焉本朝真宗天書章獻臨御攬大臣之議藏之梓宮以泯其迹仁宗聽政絕口不言英宗濮議朝廷洶洶者數年先帝寢之遂以安靜夫以漢昭章之賢與吾仁宗神宗之聖豈其薄於孝敬而輕事變易也哉陛下若輕變九年已行之事擅任累歲不用之人懷私忿而以先帝為辭大事去矣帝覽奏大怒曰安得以漢武比先帝轍下殿待罪衆莫敢救范純仁從容言曰武帝雄才大畧史無貶辭轍以此先帝非謗也陛下親事之始進退大臣不當如訶斥奴僕鄧潤甫越次進曰先帝法度為司馬光蘇轍壞盡純仁曰不然法本無弊弊則當改帝曰人謂秦皇漢武按蘇轍以漢武為言帝以漢武從古與秦皇並議故疑轍為誹謗耳純仁曰轍所論事與時也非人也帝為少霽轍平日與純仁多異至是謝曰公佛地位中人也竟落轍職出知汝州及進士對策考官第五元祐者居上禮部侍郎楊畏覆考乃悉下之而以主熙豐者置前列遂拔畢漸為第一自是紹述之論大興國是遂變矣河南尹焞應舉見發策有純元祐諸臣之議乃歎曰尚可以干祿乎哉不對而出得少師知汝以祿養頤聞之曰賢哉母也于是終身不就舉尹焞字彥明一字德充涿凡源之子

以曾布為翰林學士承旨

初司馬光諭布增損役法布辭曰免役一事法令纖悉皆出己手遽自改易義不可為遂以戶部尚書出知太原府至是從江寧過京留拜承旨

夏四月以張商英為右正言

帝初即位稍更新法之不便於民者商英時為開封推官上書言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今先帝陵土未乾即議變更得為孝乎復屢請執政求進且為諛詞貽蘇軾求入臺呂公著聞之不脫出為河東提刑至是召為右正言商英在外十年憾元祐諸臣因極力攻之上疏言神宗盛德大業跨絕古今而司馬光呂公著劉摯呂大防援引朋儕敢行譏議凡詳定局之建明中書之勘會戶部之行遣言

可以一端盡若
見理不明雖有
意防檢早隨其
術中矣

官之論列詞臣之誥命無非指摘嗤笑翦除陛下羽翼於內擊逐股肱於外天下之勢岌岌殆矣今天
日清明誅賞未正乞下禁省檢索前後章牘付臣等看詳簽揭以上望陛下與大臣斟酌可否焉

貶蘇軾知英州

御史趙挺之等會劾蘇軾撰呂惠卿詬詞訕謗先帝黜知英州范純仁諫曰熙寧法度皆惠卿附會王
安石建議不副先帝愛民求治之意至垂簾之際始用言者特行貶竄已八年矣言者多當時御史何
故畏避不即納忠今乃有是奏豈非觀望邪帝不納未幾侍御史虞策言軾罪罰未當又追一官惠州
安置

詔改元

曾布上疏請復先帝政事且乞改元以順天意帝從之改元祐九年為紹聖元年於是天下曉然知帝
意所向矣

罷翰林學士范祖禹

時帝欲相章惇祖禹言惇不可用帝不悅祖禹乞郡乃出知陝州祖禹在通英守經據正廉納此多每
當講前夕必正衣冠如在側命子

以章惇為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范純仁罷

帝既相惇純仁請去益力乃以觀文殿大學士出知潁昌府自帝親政純仁扶佑之力居多然羣和間
之不能盡行其言凡薦引人才必以天下公議其人不知自純仁所舉或曰為宰相豈可不牢籠天下
士使知出於門下純仁曰但朝廷進用不失正人何必其知出於我邪惇之被召也通判陳瓘從衆道
諫之惇聞瓘名遂與同載詢當
世之務瓘因問惇曰天子待公為政敢問何先惇曰司馬光嘉祐所當先辨勢無急於此瓘曰公誤矣
果爾將失天下之望惇厲聲曰光不務遠近先烈而大改成績誤國如此非甚邪而何瓘曰不察其心
而疑其迹則不為無罪若指為姦邪又復改作則誤國益甚矣為今之計惟消朋黨持中道庶可以救
弊惇不悅惇既相專以紹述為事引其黨蔡卞張商英等居要地任言責協謀報復陳瓘字瑩中海
縣人

黜陟廢貶權出
自上宣達意旨
本不煩緣飾多
詞唐末儒臣草
制或溢美以市
說或醜詆以洩
忿或且公受餽
遺謂之潤筆製
王言而辱國貶
莫此為甚相習
成風恬不為怪
如林希之肆行
誣詆敢于陰斥
宣仁則又小人
肆無忌憚之尤
要之所以致此
則當時為人君
者豈得辭其責
哉

以林希

字子中福州人為中書舍人

章惇嘗言元祐初司馬光作相用蘇軾掌制所以能鼓動四方安得斯人而用之或曰林希可會希赴成都過闕惇欲使典書詰遲毒於元祐諸臣且許以為執政希久不得志請甘心焉凡元祐名臣貶黜之制皆希為之極其醜詆至以老姦擅國之語陰斥宣仁讀者無不憤嘆一日草制罷擲筆於地曰壞名節矣

復免役法

章惇請復行免役法置司講議久而不決時蔡京方召為戶部尚書謂惇曰取熙寧成法施行之爾何以講為惇然之雇役遂定差雇兩法司馬光章惇所見不同京再蒞其事成于反掌兩人相倚以濟識者有以見其姦

以蔡卞為國史脩撰

元祐中史官范祖禹等修神宗實錄盡書王安石之過蔡卞安石壻也至是上疏言實錄所紀頗多疑似不根乞重行判定詔從之以卞兼同修國史卞遂從安石從子防所求安石舊作日錄文飾姦偽爰落事實盡改正史

閏月復以陸師閔等為諸路提舉常平官

罷十科舉士法

貶吏部尚書彭汝礪知江州

言者謂其附會劉摯也汝礪將行帝問所欲言對曰陛下今所復者其政不能無是非其人不能無賢不肖政惟其是則無不善人惟其賢則無不得矣至郡數月而卒

五月詔進士專習經義

罷制舉置宏詞科

三省上言今進士純用經義如詔誥章表等文皆朝廷官守日用不可闕者若悉不為試之何以兼收文學博異之士於是改置宏詞科歲詔進士登科者請試試者雖多取無過五人詞格超異者特奏命官

劉奉世罪

奉世為人簡重有法度常云家世唯知事君內省不愧恃士大夫公論而已得喪常理也譬如寒暑加人雖善攝生者不能無病正須安以處之以章惇用事力乞外乃出知成德軍

以黃履

字安中
御武人為御史中丞

元豐末履為中丞與蔡確章惇相怨相交結每確惇有所嫌惡則使怨道風旨于履履即排擊之時謂之四凶為劉安世所論而出至是惇復引用俾報復仇怨元祐正人無一得免者矣

六月除字說之禁

秋七月奪司馬光呂公著等贈諡貶呂大防劉摯蘇轍梁燾等官詔諭天下

黃履張商英上官均來之邵等交章論司馬光等變更先朝之法畔道逆理章惇蔡卞請發光公著家斷棺暴尸帝問許將將對曰此非盛德事也帝乃止於是追奪光公著贈諡卞所立碑奪王巖叟贈官貶呂大防為秘書監摯為光祿卿轍為少府監並分司南京初李清臣冀為相首創紹述之說以計去蘇轍范純仁亟復青苗免役法及章惇至心甚不悅復與為異惇既貶司馬光等又藉文彥博以下三十人將悉竄巖表清臣進曰更先帝法度不能無過然皆累朝元老若從惇言必大駭物聽帝乃下詔曰大臣朋黨司馬光以下各以輕重議罰其布告天下餘悉不問議者亦勿復言

開誠排擊盡出公議朕皆記之又曰蘇頌知君臣之義無輕議也由是頌獲免而熹止議提舉舒州靈仙觀

八月罷廣惠倉

復免行錢

冬十月以呂惠卿知大名府

監察御史常安民言北都重鎮而除惠卿賦性深險背王安石者其事君可知今將過闕必言先帝而泣以感動陛下希望留京矣帝納之及惠卿至京請對見帝果言先朝事而泣帝正色不答計卒不施而去時論快之

十二月重修神宗實錄成安置范祖禹等於遠州

蔡卞進神宗實錄於是祖禹及趙彥若師民黃庭堅字魯直洪等並坐詆誣降官安置永豐黔州遷卞為翰林學士初禮部侍郎陸佃預修實錄數與祖禹等爭辨大要是安石為之晦隱庭堅曰如公言蓋

安州居佳

乙亥二年春二月復保甲法

夏四月置律學博士

冬十月贈蔡確太師諡忠懷

時確黨屢言確有定策功會馮京卒帝臨奠確子渭京壻也于喪次關訴遂有是命

貶監察御史常安民監滁州酒稅

時蔡京深結中官裴彥臣安民因論之謂京姦足以惑衆辯足以飾非巧足以移奪人主之視聽力足以顛倒天下之是否內結中官外連朝士一不附己則誣以黨於元祐非先帝法必擠之而後已今在朝之臣京黨過半陛下不可不早覺悟而逐之他日羽翼成就悔無及矣是時京之姦始萌芽人多未測獨安民首發之又言今大臣為紹述之說皆借此名以報復私仇朋附之流遂從而和之張商英在元祐時上呂公著詩求進諛佞無恥近乃乞毀司馬光及呂公著神道碑周秩為博士親定光諡為文正近乃乞斲棺鞭尸陛下察此輩之言果出於公論乎章疏前後至數十上百上度終不能回遂丐外帝慰勉而已至是復論章惇顯國植黨乞收主柄而抑其權反覆曲折言之不置惇遣所親信語之曰君

實錄紀一朝政
治自應旋事實
書以昭傳信即
片辭隻字不容
任意增省重修
已不可為典要
況朝臣各持私
見諸書侮史爭
辨紛紛尚復成
何體制乎

貶謫臣僚乃不由奏擬則威權盡歸于下國事不可問矣哲宗以王安石曾有故事遽釋其疑殊不思安石創為白帖以便其專擅之私壞法已甚顧不懲作俑之失轉視為令甲之垂使小人益肆行無忌何其戾哉

本以文學聞於時奈何以言語自任與人為怨少安靜當以左右相處安民正色斥之曰爾乃為時相游說邪惇益怒至是御史董敦逸論安民黨於蘇軾兄弟會安民言事忤旨惇遂出安民監滁州酒稅安民救之不克

左司諫張商英有罪免

商英黨章惇以攻安民帝不直之遂免

十一月安民罷

熹與章惇為布衣交惇觀其助己而熹不下之遂有隙惇用白帖宋制中書省大事奏稟得旨為書擬而直以帖行之貶謫元祐諸臣熹言於帝帝疑之鄭雍欲為自安計謂惇曰王安石作相嘗用白帖行事惇大喜取其衆贖懷之以白帝熹言不行惇怨益深及敦常安民惇遂言熹與之表裏出知鄭州

貶范純仁知隨州

時呂大防等竄居遠州會明堂赦章惇豫言此數十人當終身勿徙純仁聞之憂憤欲申理所親勸其勿觸怒萬一遠斥非高年所宜純仁曰事至於此無一人敢言若上心遂回所繫大矣如其不然死亦何憾因上言大防等所犯亦因持心失恕好惡任情違老氏好還之戒忽孟軻反爾之言然牛李之禍數十年淪胥不解豈可尚遵前軌願斷自淵衷原放大防等疏奏章惇大怒遂落觀文殿大學士徙知

隨州

丙三年春正月以楊畏知虢州

右正言孫諤字元忠言畏在元豐間為御史議論皆與朝廷合元祐末呂大防蘇轍用事則盡變而從之紹聖初陛下親政則又偷合詭隨締交執政天下之人謂之楊三變望顯黜之故有是命

二月女真攻赫舍哩舊作純石部也赫舍哩本女真別部後入金以為氏阿蘇人名舊作阿疏奔遼生女真節度使蒲拉舒卒金追贈弟盈格嗣以兄和琢古鼎長子按和改子薩拉噶舊作撒改今改為國相史

世紀和諾克薩克達父雅達納稱爲國相景祖以時赫舍哩部阿蘇與部人穆都哩舊作毛略今改阻兵爲難盈格自往伐之至阿蘇城阿蘇往訴於遼遼遣使止盈格勿攻盈格留和琢按此又有兩和琢其一陸

秋八月竄范祖禹於賀州劉安世於英州

時劉婕妤專寵內庭章惇蔡京撫祖禹安世元祐中諫乳媼事前具以為斥婕妤也於是坐二人構造誣謗之罪謫授祖禹昭州別駕賀州安置安世新州別駕英州安置

九月廢皇后孟氏

劉婕妤恃寵事后多不循禮婕妤當同后朝景靈宮記事就坐嬪御皆立侍婕妤獨肯立簾下后問中好亦欲得之從者知其意易座與后等眾弗能平因傳唱曰皇太后出后起立婕妤好亦起尋復坐則或已撤好坐遂仆于地不復朝泣訴于帝內侍郝隨謂婕妤好曰母以此戚戚願爲大家早生子此座正當與會后女福慶公主疾后有姊頗知醫嘗已后危疾以故出入宮掖公主樂勿效持道家治病符水入治后驚曰姊寧知宮中嚴禁與外間異邪令左右藏之俟帝至具言其故帝曰此人之常情耳后即薰符於帝前宮中相傳厭魅之端作矣未幾后養母聽宣夫人燕氏尼法端為后禱祠事聞詔入內押班梁從政開封人等即皇城司鞠之捕逮宦者宮妾三十人榜掠備至肢體毀折至有斷舌者獄成命侍御史董敦逸覆錄罪人過庭下氣息僅屬無一人能出聲者敦逸秉筆疑未下郝隨等以言脇之敦逸畏禍乃以奏牘上詔廢后為華陽教主玉清妙靜仙師法名冲真出居瑤華宮時章惇欲誣宣仁后有廢立計以后逮事宣仁又陰附劉婕妤欲請建為后遂與郝隨構成是獄天下冤之

冬十月雷大雨雹

夏人寇廊延陷金明砦注見前

夏人自得四砦前具連歲以畫界未定侵掠邊民且遣使欲以蘭州一境易塞門二砦朝廷不許夏生乾順乃奉其母率眾五十萬大入廊延是月自長城注見前一日馳至金明列營環城縱騎四掠邊將悉

當疆場有警之日連驚早定原無事張皇夏人大舉入寇素未聞備禦之謀則臨事宜宜漫無籌畫哲宗乃泰然談笑自如轉以規敵退兵自伐幾先之哲而史家亦若有褒辭夫金明淪陷所失實多冠蓋幸平國威已損亦何足取乎

哲宗稱大防樸直似為知人何妨即行黜陟而必語其所親如臣下委曲私致意者然不大可笑乎

兵搶擊不退金明遂陷初帝聞有夏寇泰然笑曰五十萬衆深入吾境不過十日勝不過一二皆須去已而果破金明引退

以龔原字漢之處為國子司業

原少師王安石安石之改學校法嘗引原自助原亦為盡力及為司業遂請以安石所撰字說洪範傳及王雱論語孟子義刊板傳學者故學校舉子之文靡然從之其弊自原始

丁巳四年春正月李清臣免

帝幸楚王似神宗第十三子帝同母弟初封簡王崇寧第有狂婦人遮道叫呼告清臣謀反乃清臣姑子田嗣宗外婦也清臣不能引去御史劾免之

二月追貶司馬光呂公著等官

三省言司馬光等倡為姦謀詆毀先帝變易法度罪惡至深當時凶黨雖已元及告老亦宜薄示懲沮遂追貶司馬光為清遠軍節度副史呂公著為建武軍節度副使王巖叟為雷州別駕奪趙瞻傅堯俞贈諡追韓維到任及孫固范百祿胡宗愈等遺表感恩未幾復追貶光朱厓軍司戶公著為昌化軍司戶流呂大防劉摯蘇轍梁燾范純仁等於嶺南貶韓維等三十人官大防道卒

大防之徙安州也其兄大忠字道自涇原入朝帝訪大防安否且曰執政欲遷諸嶺南朕獨令處安陸

為朕寄聲問之大防朴直為人所賣二三年可復見也大忠泄其語於章惇惇繩之益力會侍御史來

之即言司馬光畔道逆理典刑未正鬼得而誅獨劉摯尚存實天以遺陛下於是三省言呂大防等為

臣不忠罪與司馬光等不異頃朝廷雖嘗懲責而罰不稱愆生元異罪無以垂示後世遂貶大防舒州

摯鼎州團練副使轍化州本唐州宋改名今州屬高州縣燾雷州別駕純仁武安軍節度副使安置于循新雷化永

五州劉奉世光祿少卿郴州居住尋安置柳州韓維落職致仕再貶均州安置王觀韓川字伯孫升

字君孚高郵人呂陶范純禮字彝惠仲淹中子趙君錫馬默字處厚單州武城人顧臨范純粹字德機仲淹少子孔武仲字常父文仲弟王欽臣

宋哲宗皇帝

呂希哲字原明公呂希純字子進公呂希績字紀常公姚緬胡安詩秦觀字少游揚州高郵人十七人通隨峽衡

蔡堯單饒均池信和金光衡連橫諸州通州五季周置今為府屬浙江連州隋置今隸廣東橫州唐置今屬廣西

南府餘居住王汾落職教仕孔平仲字義父武仲弟落職知衡州張耒字文潛楚人晁補之字元咎宗賈易並

監常平朱光庭孫覺趙高李之純字瑞明滄人李周字純之並追奪官秩復追貶孔文仲李周為別駕中

書舍人葉濤字致遠處人當制文極醜詆聞者切齒先是左司諫張商英上言願陛下無忘元祐時章惇

無忘汝州時安燾無忘許昌時李清臣曾布無忘河陽時以激怒之由此諸賢皆不免時熹已卒大防

行至虔州信豐唐縣今屬江西而卒天下惜之既而梁燾卒于化州劉摯卒于新州蘇軾自惠州徙昌

因疾夫明聞命怡然就死或謂近名純仁曰七十年之兩目俱喪萬里之行豈其欲哉但區區之愛君

有懷不盡若避奸名之嫌則無為善之路矣諸子欲以與司馬光議役法不同為諸冀得免區區之愛君

吾用君實為以致軍相昔同朝論事不合則可決輩以為今日之言則不可也為撫心而生不若無愧

心而死其子乃止每戒子弟不可小有不平聞諸子怨章惇必怒正之及在道舟覆于江純仁衣盡溼

願諸子曰此豈章惇為之哉賓州唐置今屬廣西柳州府

降太師致仕文彥博為太子少保

言者論其朋附司馬光詆毀先烈也

閏月以曾布知樞密院事林希同知院事許將為中書侍郎蔡卞黃履為尚書左右丞

布初附章惇覬惇引居同省故草惇制極其稱美復贊紹述甚力惇忌之處于樞府由是稍不相能時

章惇蔡卞同肆羅織貶謫元祐諸臣欲舉漢唐故事誅戮黨人帝以問將將對曰二代固有之但祖宗

以來未之有本朝治道所以遠過漢唐者以未嘗輒戮大臣也帝深然之

三月詔中書舍人蹇序辰字機之等編類司馬光等章疏章惇議遣呂升卿字惠卿董必字州龍泉人察訪嶺南將盡殺流人帝曰朕遵祖宗遺志未嘗殺戮大臣其

釋不治惇志不快于是中書舍人蹇序辰上疏言朝廷前日正司馬光等姦惡明其罪罰以告中外唯

變亂典刑改廢法度詆誹宗廟睥睨兩宮觀事考言實狀彰著其章疏案牘散在有司若不彙輯而藏

之歲久必致淪棄願選官編類人為一帙置之二府以示天下後世之大戒章惇蔡卞請即命序辰及直學士院徐鐸字振文興化人編類凡司馬光等一時施行文書據拾附著纖悉不遺由是搢紳之士無得脫禍者矣陳瓘因策士引神宗所製序文以問昂自謀沮得免

夏四月知渭州章惇字質夫建州蒲城人城平夏此平夏故城在今平涼府固原州北亦曰細腰峽盛决城

案以夏人猖獗上言城葫蘆河川注見前據形勝以逼夏朝廷許之遂合熙河秦鳳環慶鄜延四路之師

陽繕理他砦數十所以示怯而陰具版築守戰之備出葫蘆河川築二砦于石門峽江口在平涼府固原州西北水

經注石門水導源高平縣左會三川混溝好水河注即好水川之陰夏人聞之帥眾來襲索迎擊敗之二

旬又二日城成賜名曰平夏城靈平砦在平夏城南章惇因請絕夏人歲賜而命沿邊諸路相繼築城於要害以進拓境土凡五十餘所

夏五月潞公文彥博卒後追諡忠烈

彥博連事四朝任將相五十年名聞四夷平居接物謙下尊德樂善如恐不及其在洛也洛人邵雍程

顥兄弟皆以道自重賓接之如布衣交卒年九十二崇寧中預黨籍後特令出籍追復太師賜諡

六月癸未朔日食

太白晝見七月又晝見

秋八月彗星見西方

鄜延經畧使呂惠卿復宥州

惠卿乞諸路出兵乘便討擊詔河東環慶並聽惠卿期約惠卿遂遣將官王愍攻破宥州尋又奏葉威

戎本名昇平塔是年賜名威羌本名白洛嘴元是年賜名二城故城俱在今延安府安定縣加惠卿銀青光祿大夫時章惇肆開邊隙故

諸道興役進築屢被爵賞

冬十月以邢恕為御史中丞追貶王珪為萬安軍宋置今瓊州是府萬州是司戶參軍

初怒久出外心懷憤恨自河陽間道謁蔡確于鄧州將緒成太后王珪廢立事以明確與已定策功謀已定而無司馬光左驗會光子康赴闕過河陽怒乃給康手書稱確功既而梁燾以諫議召過河陽怒復頌確功于燾且出康書為證即而怒帥中山置酒誘高遵裕之子士京曰公知元祐間獨不與先公推恩否士京曰不知又問有兄弟無士京曰有兄士充已死怒曰此乃傳王珪語言之人也當時王珪為相欲立徐王遣士充傳道言語于禁中公知否士京曰不知怒因啗以官爵曰不可言不知為公作此事第勿以語人士京庸暗從之至是章惇蔡卞將甘心元祐諸賢引怒自助遂召還三遷為中丞怒遂以北齊婁太后宮名宣訓嘗廢孫少帝立于演設為司馬光語范祖禹曰方今主少國疑宣訓事猶可慮又令王穉為高士京作奏言父遵裕臨死屏左右謂士京曰神宗彌留之際王珪遣士充來問曰不知皇太后欲立誰我叱士充去之事遂已會給事中葉祖洽亦以王珪于冊立時有異論于是詔追貶王珪為萬安軍司戶贈遵裕奉國軍節度使

十一月編管程頤於涪州

頤時放歸田里帝一日與輔臣語及元祐政事曰程頤妄自尊大在經筵多不遜于是言者論頤與司馬光同惡相濟削籍竄涪州河南尹李清臣即日追遣欲入內別叔母不許明日贖以銀一百兩頤亦不受

復立市易務

十二月火入輿鬼

太史奏主賊在君側上召太史詰之對曰讒慝之臣皆賊也惟親近正人修德敬慎可以備之

歲元符元年春正月得秦璽於咸陽

咸陽縣民段義於劉銀村修舍得古玉印其文曰受命于天既壽永昌上之詔蔡京等驗辨京以為秦璽遂命曰天授傳國受命寶帝御大慶殿受寶行朝會禮詔賜義絹二百疋授右班殿直

秦璽之不足貴前已詳辨之至傳國之說尤為荒唐無據何紹聖君臣侈陳符